

真心喜欢



翰士湖题



班永吉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真心喜欢

班永吉

翰士湖题

博士

班永吉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心喜欢 / 班永吉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08-1945-2

I. ①真… II. ①班…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当代
—文集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06.7-53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5951号

真心喜欢

作 者 班永吉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京东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9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945-2

定 价 36.00元

用真诚拥抱生活（序）^①

马誉炜

龙年初冬的一个中午，接到战友班永吉快递过来的新作《真心喜欢》书稿的部分篇什，并嘱我为其作序。

想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结识他时，他还是一个20多岁的文学青年。他正在一家部队医院当新闻报导员，正处人生路上艰难跋涉阶段，而如今已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一名处长了，工作上单位独当一面的骨干，且依然笔耕不辍，业余创作颇丰。十分难得，可喜可贺。

算起来，班永吉应该小我近10岁，可他的阅历和爱好与我竟有着那么多的相似之处：出生在农村，全家先是随在外边工作的父亲吃“商品粮”，后随母亲下放回到农村，母亲带着五六个孩子艰难度日，日子颇为拮据；上学时偏爱文科，最爱上的是作文课，很早就做起了作家梦；参军入伍后一手握枪、一手拿笔，“最是写作迷恋长”；笔端流淌着对父亲、母亲、恋人、女儿以及老师、友人难以割舍的美好情愫，对巴金、季羡林等众多作家与学者风骨精神的敬慕向往；信奉“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古训，经常穿越时光的隧道，在书里与那些逝去的和活着的哲人对话，惜时如金，随手记下那些曾经在心灵深处激起稍纵即逝的涟漪的共鸣……

^① 本文作者为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少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看来，班永吉的诸多《真心喜欢》，的确也正是我的真心喜欢。

喜欢就是要热爱。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曾说：“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生命离不开热爱的滋润，事业离不开热爱的支撑。“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人，几十年矢志不渝来做一件事情，而且做得有益而又精彩，一定是因了热爱做基础与前提的；一项事业，在轰轰烈烈、生机勃勃的背后，必定有潜心投入、痴迷其中的默默奉献的人。对于写作者来说也是这样，只有真心热爱生活，生活才会给予慷慨馈赠。一个以颓废漠然态度处世的人，断然发现不了生活当中的美，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感动自己和他人的好作品。翻看班永吉《真心喜欢》中的篇文章，似乎看到了他一路走来，一直是在用自己滚烫的心去感受人生，拥抱生活，甚至对生活对人生达到了至亲至爱的程度，善于在一段段平凡的经历、一件件小事儿中挖掘出人性的美，悟出深刻的人生哲理，用优美细腻的文字，串起生活赐予他的一颗颗珍珠，忠实地记录下生动难忘的人生轨迹。

喜欢就是要虔诚。虔诚，按汉语词典上的解释乃“恭敬”之意。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是对自己信仰的一种态度。一个人来到世界上，只有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达到虔诚、至诚的痴情境界，才能够做到全身心地投入，乃至具有为之献身的勇气和力量。《随想录》是巴金对文学和生活的种种问题发表看法的文集，不论是往事的追思，还是现实的感兴，既把笔触伸向社会和历史的深处，又坦率地剖析自己的灵魂，表现出巴金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冷峻思忖。在他长达7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巴金真诚、热情、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赢得了一代代读者的喜爱，广大读者称他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文学的良心和勇气，决定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标高，打动人心的仍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我觉得《家》、《春》、《秋》和《寒夜》等固然重要，

在文学史上固然夺目生辉，但也正因为有了《随想录》，巴金才完成了他晚年的人生追索，彰显了他丰富而独特的人格。人类思想史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江水。巴金说过，为读者而写。其实，他也是为历史而写。同样，班永吉《真心喜欢》文集中的很多作品都体现出作者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生的深邃思考。加之他从部队转业后有幸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接触到更多与我党历史相关的人、相关的事儿、相关的书籍，因此文集里的许多篇什都写了党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抒发了对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景仰钦佩之情，写出了一位党员干部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与思考，信党爱党、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跃然纸上，读后使人深受启迪。

喜欢就是有激情。热爱生活也好，忠诚事业也好，都不能只有心动而无行动。这个行动就需要有激情相伴随。伟大的事业需要有伟大的德性，也需要有足够的激情。而生命的激情历来是写作尤其是散文写作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写作是歌颂人间真善美的极佳手段，然而，弘扬真善美的精神需要有激情；写作是贬斥世间假恶丑的有力工具，然而抨击假恶丑的现象需要有激情；写作是学习成才的便捷载体，然而真正做到长期笔耕不辍需要有激情；写作是实现生命价值的有效途径，然而要写出具有穿透人心力量的佳作同样需要有激情。读过《真心喜欢》掩卷沉思，给我的印象是，这么多年来，班永吉正是以纯净的激情对待亲人，以饱满的激情对待事业，以恒久的激情对待读书，才使得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始终以文为伴。《真心喜欢》文集的问世，标志着他在写作道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在人生道路上留下又一串值得思考与回味的足迹。

写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中的名言：“我们的创作旨在让大地美丽，让号召人们为幸福、欢乐和自由而斗争的呼声，让人类广阔的心灵

和理性的力量去战胜黑暗，像不落的太阳一般光华四射。”感谢班永吉的《真心喜欢》，为人们留下这样亲切的文字。它让人们相信真诚在世间最可贵，真爱是没有边际和尽头的，倘若再有持续的激情相伴其中，足以超越时空，温暖而幸福，柔软而绵长。

2012. 12 于北京

目 录

用真情拥抱生活（序）

马誉炜

上 编

走近晚年的陈独秀	3
忆季羨林先生	11
永远的巴金	15
晚年魏巍二三事	19
我见到了孙犁先生	23
王洛宾：恒久的音律	26
迟到的哀思——致康濯	31
路遥，我来看看您	34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38
赵子岳：常青的绿叶	40
我的语文老师吕家灵	43
陆天明与《大雪无痕》	45

我与张杨的四次握手	49
杨绛先生：令人钦仰的大家	57
母亲河	62
张梅珍：生活永远是加号	74
生命在柯岩的作品中延续	77
“魂归井冈”的曾志老人	79
挥不去的影子	89
曾经沧海难为水	95
贴上封条的情愫	109
致伊慧老师	111
岁月有痕	116
书页里，那条绿色的线	120
写在女儿 16 岁的生日	122
陆瑾和她的《晨星集》	128

下 编

穿行于历史间的思考

——读《历史穿行——域外访史与社会主义寻踪》	143
------------------------------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要具体化

——《延安整风实录》读后	150
--------------------	-----

小平的伟绩与风骨

——读《邓小平与 1975 年的中国》	154
---------------------------	-----

大党史下的陈独秀	
——读《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	160
“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	
——读党史著作《中国改革的前奏》	176
阅读是一种游历	
——读张静如先生的《暮年忆往》	183
《党代会现场》是共产党苦难与辉煌历史的再现	
——读《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	188
作家应该是讲故事的好手	
——读李西岳的《百草山》	199
我们总能找到自己的身影	
——《平凡的世界》论争并献给60岁忌辰的路遥	204
《平凡的世界》是可以传给子孙后代的书	230
在《张学新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233
傅志寰《我的火车情结》读后	237
脱离群众是危险的	
——看《红色记忆》画册	240
我看毛建军的小说《北京人》	242
记住的应该是刻骨铭心的	
——大型文献纪录电影《为了胜利》观后	245
那个年代的艰苦与美好	
——看话剧《我在天堂等你》	249
《士兵突击》的突破	253
为了不变的信念	
——《激情燃烧的岁月》观后	258
由张思德“探监”与“捞琴”所想到的	260
他为什么感动中国	
——专题片《生死零距离》观后	262

中国不需要城墙 ——电影《西洋镜》观后	264
为什么眼里又噙满泪水 ——重听郭兰英的《绣金匾》	266
戏比天大 ——大型现代豫剧《常香玉》回眸大师人生	268
与导演邓建国商榷	273
历史记着你 人民记着你 ——看电视连续剧《粟裕大将》	276
《一九四二》：彰显“以史鉴今”的力量	281
后 记	291

上
編

走近晚年的陈独秀^①

11日下午，我怀着一份复杂的感情来到渝郊江津市拜谒“陈独秀旧居”。车子盘桓在崎岖的山路上，我的心在汹涌地澎湃着陈独秀跌宕起伏、曲折伟奇的往事。

我和陈全、阙洪玉等友人在江津市鹤山坪一座旧式的四合院门前驻足。

鹤山坪是方圆几十里的丘陵地带，是个山区。石墙院属于清朝进士杨鲁承的宅院，四合院，过去有石头砌成的两道外围墙，现在没了。坐南朝北对着长江的是正房。主建筑正堂七间，瓦房早已陈旧。当年陈独秀和第三任夫人潘兰珍就在一间正房里寝居。

陈独秀自幼丧父，6岁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17岁过继给四叔陈衍庶为嗣子。20岁丧母。嗣母就是一生未育的四婶谢氏。1939年，78岁时的嗣母在潦倒、失意、穷困、凄愁、蒙辱的陈独秀身边客死他乡。陈独秀曾哀伤地对三子松年说：“等战争结束，我们回安庆时，一定把祖母的遗骨带回去，要让她一个人留在四川做孤魂野鬼，你爹心里是不会安宁的。”陈独秀与家乡的发妻高晓岚共育三子两女，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高晓岚长陈独秀3岁，不识字。陈独秀为办学想从家中拿钱，夫人执意不从，两人争吵以至于分居。后来，陈独秀爱上了思想进步且有文化的妻妹高君曼。

^① 原载《红岩春秋》2006年第6期。附《“秋兴”悲歌》。

在高君曼病故后，潘兰珍在上海与陈独秀结识，开始照顾年长自己31岁的陈独秀。潘兰珍与陈独秀虽不是结发之妻，但却是患难之交。陈独秀南京坐监，她就无微不至地照顾陈独秀，共同生活10年。人世间，于落难不弃，对富贵不附，实为做人的美德。

往东两间厢房，为陈独秀的会客室及其里面套间书房。陈独秀的灶房也在东边。陈独秀居室是东数第二间正房。陈独秀为已逝杨鲁承整理遗稿，杨家对陈独秀颇为敬重，住房也不要钱。我们参观了陈独秀潘兰珍居室、书房。陈独秀用过的桌、椅、床、被，潘兰珍的花衣服，还有他们二人弥足珍贵的照片。

房外是陈独秀用过的水井。走出后门是竹林，是陈独秀经常散步的地方，透过竹林，可以看到长江。极目远眺，重峦叠嶂，青山连绵。

陈独秀在江津之初心情非常沮丧难挨。寄人篱下的陈独秀感到说话、做事都得看房东邓太太的脸色极为苦恼，更有那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污言秽语不时冲进半聋不聋的耳鼓里。陈独秀和潘兰珍忍气吞声，但邓太太终燃“战火”，双方唇枪舌剑。忍耐度日的陈独秀愤然择房另居。这就是眼前的这座鹤山坪石墙院。它述说着一段让你遐思冥想、悠远而感伤的故事。

陈独秀誉其有“世外桃源”之感。说：“幽静安谧，与世隔绝，悠闲自得，是潜心著述的好地方，正满足了我隐居的心愿，难觅的栖身之地啊！”后来，陈独秀带领杨家佣人将院内外扫除一新，栽上花、植下树，又辟菜园种上瓜果葱蒜，著述之余，领略劳动果实的甘美。

据说，陈果夫、陈立夫宴请出狱后的陈独秀，传达蒋介石的意见：聘请陈出任劳动部部长之职。陈独秀即席直白：“……他叫我当部长是假，叫我点缀门面是真。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包括我的两个儿子，把我关了许多年……这不是异想天开吗！但是，今天国共合作抗日，在抗日的工作上，我可以和蒋先生合作。”

陈独秀选择了隐居式的颠沛流离生活。他于1938年8月3日从重庆乘轮船顺长江来到了江津。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和戴笠经蒋介

石允许后，曾提着水果、茅台酒等礼品微服拜访陈独秀。开始，陈独秀拒不接见。后来，两人找到陈独秀的朋友、也是黄埔军校著名的政治教官高语罕通融，才得以见面。陈独秀表示，自己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但不问政治，也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陈独秀请胡宗南和戴笠转告蒋介石，要好自为之。蒋介石得知陈独秀的答复后说：他还是识大局的。



晚年陈独秀

在陈独秀晚年的岁月里，陈独秀有一个忘年交，叫杨朋升，他使我感念数日。从1939年5月至1942年4月5日，陈独秀致杨朋升信函达40件之多。其间，杨3次接济陈共计2300元，转交他人赠款亦3次计2200元，且赠信封及用笺，使陈独秀维持生计之外，得以著书立说。四面楚歌的陈独秀和杨朋升的交往使我感念数日。

杨朋升是四川渠县人，小陈独秀21岁。他青年时就读北大，喜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文章。五四运动前夕，经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推荐，杨朋升师从北大文科系主任陈独秀，陈独秀非常赏识这个四川娃，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可谓名副其实的忘年之交。杨朋升两度留学日本，归国后入军界。平生好书法。“一·二八”淞沪战役时，任88师副师长，率部英勇抗击日军。1937年9月，陈独秀到达武汉，杨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部领銜少将参谋，兼任武汉防空司令部筹备处办公厅副主任。陈独秀流亡江津时，杨朋升在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1938年，武汉沦陷后，两人又一前后来四川，杨朋升因对国民党不满，寓居成都修建“劲草园”，沉溺于书画。而陈独秀也内迁至江津。从你来他往诸多信书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二人独特而深厚的交情。虽曾为师且年龄较长，但陈独秀每封信的开头均称杨为“老兄”，杨夫人为“嫂夫人”，落款

均为“弟独秀”，书信最长的有3页，最短的只有几十个字。

在信中，两人或作学术探讨，或倾诉衷肠，其中一封复函杨朋升信中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蒙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陈独秀感念蔡元培对自己入狱后的多次声援营救。还有其中一封写于1939年5月5日的信。陈独秀的嗣母于此前两个月去世，其悲伤之情在给杨朋升的信中表露尽致。“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1942年4月，杨朋升收到陈独秀的最后一封信。陈独秀对杨朋升多年的资助“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陈独秀病逝后，杨朋升很悲痛，在信封的背后写下“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5月27日逝世于江津，4月5日书我也。哲人其萎，悼何极”。

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陈独秀逝世。各家媒体，唯有《江津日报》在5月29日一版末尾以“一代人杰溘然长逝”为标题发布了消息。正文255个字：“一代人杰陈独秀先生于本月27日晚9时40分急性胃炎与脑充血齐发，医药罔效，溘然长逝于县属鹤山坪乡寓，享年六十四岁。陈氏生于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安徽怀宁人，字仲甫，原名仲，一名由己，号仲子，别号熙州仲子，日本及法国留学生，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主编青年杂志，后因思想“左倾”，主持共党，被拘南京模范监狱。抗战军兴，旋即出狱入川，隐居津门，研究小学，贡献颇多，今年不幸逝世，实为学术界之一大损失。先生公子供职于国立九中。一生坚贞，身后萧条，亲友学生，将集议救济办法。6月1日发柩于县城之南某地，殆抗战胜利再移运回原籍。”作者是记者？是陈独秀挚友？文体是消息？还是讣告？不得而知。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杨朋升随邓锡侯、王瓚绪等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于重庆西南美专任国画、雕刻教授，兼西南文教部和西南博物馆筹备委员等职，后调成都市任市政协委员，1954年以“残余历史反革命”罪名被捕，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68年病逝狱中，1983年2月，平反恢复名誉。